

## 第二十回 未過門刑於施雅化 作主試中韞掌文衡

話說寶珠回後，躡進夫人房中，恰好寶林也在房內，寶珠道：「有件奇事，英老頭兒今日來說他女兒，一定要進來伺候，在家尋死覓活的。老兒無法，求求我，豈不是件笑話？」夫人道：「那個英老頭？」寶珠道：「就是劉三家搶親的那個人，用美人計害我的。」寶林道：「他是愛你標緻了，你當日賺他，一定允過他的。」

寶珠臉一紅，道：「那個何能作準呢？」寶林道：「他就當真了。你如何處置呢？」寶珠道：「我何必教他進來誤他一世？」寶林道：「那也不然。但此刻尋了死，你也對不住他。他在大理寺裡，很替你出過力，而且是你親口許他的，也不可失信。教他進來，我自處置，日後總有個受主罷了。」寶珠低頭不語。夫人道：「姐姐的話，一點不差。」

次日，英老兒來候信，寶珠同他說定，今晚悄悄來接，不可聲張，老頭叩謝而去。到晚，寶珠吩咐總管，派人套車去接了回來，他母親要送，由後門入內，叩見夫人、小姐，母女們哭了一場，別去自往保定不題。

紫雲、綠雲領了寶玉進房，教了他許多的規矩。少刻寶珠回房，到鏡台改換女妝，把個寶玉都嚇呆了。寶珠笑道：「你還愛我不愛？枉辜負你的心了！不然，還送你回去。」寶玉道：「大人說什麼話？奴才受大人厚恩，提出火坑，粉身難報！今日既進來，沒個再出去的理，就請隨著紫姐姐服侍大人。」寶珠道：「你既願意，就住下罷了。但你的名字，同我們倒象姊妹，恐怕姐姐講話，我替你改做紅玉罷。」紫雲教他道謝。從此紅玉在府裡，各事倒也體心。

此刻正當夏令，天氣甚暖，寶珠起身也早，家人報李公到來，寶珠忙到夫人房中，見了舅舅，談了幾句。寶林也進來相見。李公道：「我們幾家孩子，都要下場，日期也近了，但試差沒有定准的，我們如點了主考，就誤了孩子功名。我昨日同許月庵商議，想著孩子回去。下場已定了日期，坐輪船動身，又穩又快。筠兒、蕃兒，不如也同去罷。」寶林道：「舅舅說話不錯，我也這麼想。」寶珠道：「二哥那天去？知會一聲兒就是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兩個小孩子，太遠的何能去呢？」寶林道：「不妨，著松勇的父親跟去就放心了。」李公又坐了好一會才去。

連日格外天熱，寶珠因衣衫單薄，甚不便當，而且他身上淌汗，撲鼻芬芳，怕人有疑惑要取笑他，非公事從不出門，就在家料理兩個小公子起身鄉試。有多少親友送行預賀，一同就請寶珠，也有領情的，也有辭謝的。

那天李府請酒，萬不能回，席上會見許文卿，寶珠羞慚滿面，口都不敢多開，就如見了上司一般，不知不覺的心裡怕他。文卿待他亦甚倨傲，有些裝模做樣。墨卿頗為疑心，也不好多問。也有些同年，如桂、潘等人，是同寶珠取笑慣的，文卿神色之間，甚是不樂，有時還教訓寶珠幾句。寶珠總是低著頭，臉紅紅的，不敢回話。

次日就是潘、桂諸同年公請，寶珠意欲不去，又卻不過人家的情面，只好赴約。就在姑蘇會館，寶珠領著兩個兄弟，到午刻才來。客已到齊，叫了許多相公，唱一出獨佔鰲頭，放過了賞，大家入席，就有相公來陪酒。桂榮將一個頂紅的小旦叫翠寶，是春台班的，推在寶珠懷裡，笑道：「你們正好配個對兒。」

寶珠一手推住，回頭把文卿一望，見他滿面秋霜，一團殺氣，目不轉睛的看著，自己心裡有些怕，臉上就羞紅了，趕忙把翠寶推開。當不起桂榮一定不依，翠寶又撒嬌撒癡的倚在懷裡，不肯起身。寶珠無奈，只好由他，常抬起頭來看看文卿氣色。無如翠寶不識時務，纏個不清，文卿氣得什麼似的，推腹痛起身出席，到後邊一間玻璃房內，躺下就燒煙。著人來請寶珠說話，請過兩次。寶珠怕他，不敢去，文卿親自來喚，寶珠何敢有違？只得隨他入內。

文卿怒不可遏，坐下來道：「好好替我跪下！」寶珠那裡睬他，一手扶著椅子，站立不動。文卿道：「你忘了本來面目了？你把個男人摟在懷裡，太不顧體面！依我的性兒，就要打你幾下，才出氣呢！我是留你面子的，你不開口就算了嗎？我著人請你兩次，還不肯來，你太象意了！」

罵得寶珠粉面通紅，不敢回答。文卿道：「什麼不言語，還候打呢！」寶珠羞澀澀的道：「桂兄他們推把我的，教我也無法。」文卿大怒，站起身指定寶珠：「放屁！你可認得自己了，我明日去告訴你母親、姐姐，看你可過得去？」寶珠嚇得倒退兩步，又羞又怕，不免流下淚來。文卿道：「哭就怕你嗎？你到底怎樣說！」寶珠仍是低頭不語。文卿將桌案一拍，道：「你說不說？」

寶珠嚇了一跳，道：「我的祖太爺！你教我說什麼？人家聽見，成何體統？你也給我留點臉。」文卿道：「不怕人聽見，不是這樣兒待你了。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你同人相好！」寶珠低低道：「什麼話！我就回去，好不好？」文卿道：「使得，替我就走」。寶珠拭淚轉身，文卿道：「慢著。你不走，那可別怪我！」寶珠只得點點頭，出來上席，又在家人耳邊吩咐幾句。那個翠寶又來伺候，可憐寶珠那裡還敢理他！

少刻，家人來回：「衙門裡請少爺有事。」眾人還不肯放，寶珠立意要走，眾人出來送上車去。寶珠進房，就把此事說與紫雲知道，紫雲笑道：「好醋勁兒！也怪不得他，他還沒有受用，倒被人占去頭水，自然作忙。」寶珠啐了一口。到日就是兩個小公子動身日期，夫人、小姐再三叮囑，寶珠騎馬直送出城。過了一日，浙江正主考官卻好放了桂伯華，寶珠心裡歡喜。連日李公有些小恙，寶珠常去請安。

那天正回來，在門口下車，見多少人擁在門首，正要問時，有幾個人上來叩頭，道：「恭喜大人，欽點順天大主考！」寶珠教人賞了報子，進來先替母親、姐姐賀喜。夫人大喜：「到底你舅舅有見識，不然，又要遵什麼例迴避了。」寶珠收拾進貢院，全副執事，迎將進去，好不威風！轉眼三場完畢，中了多少英才，放榜復命。回府有些舉人來見座師，寶珠也自歡喜，暗想：我一個女孩兒家，竟得了多少門牆桃李，豈不好笑！此時浙江榜也放了，有人送報到來，四人俱皆中式：

松筠卻好撞見寶林當日窗課，竟中了第一名解元，李、許二位是經魁，松蕃中在二十名之外。各家熱鬧，如花似錦。惟有寶珠更樂，比自己中舉快活百倍。夫人、寶林，也是喜氣洋洋，賀客盈門，忙個不了。門上報許府二小姐來了，寶珠害羞，躲了進去。寶林接進堂內，銀屏見夫人道喜請安，又同寶林平拜了。夫人問了他母親好，銀屏道：「家母本要自己過來，替乾娘請安，因連日有些不自在，天氣又熱，恐怕妨居。如今氣候稍涼，先著女兒來替乾娘、姐姐道喜。」

夫人道：「好說。我也常想你太太，同你談談，久已要請過來聚一兩天。幾個小兒，動身的動身，放差的放差，鬧得我心煩。」

今日小姐來正好，就在這裡多住幾天，可別嫌簡慢否。」銀屏笑道：「承乾娘美意，女兒在家也曾同母親說過，意思要同乾娘多頑幾天，還要領領大姐姐的教呢！」寶林在旁邊，細細看他，果然言詞輕俏，容貌嬌羞，瀟灑風流，有大家氣度，聽他說到領教的話，忙答道：「不嫌輕讀，妹子陪姐姐作個平原十日之歡。」銀屏笑道：「乾娘，聽姐姐這個稱呼，可是外我了。我比他小得三歲，怎麼叫我姐姐呢！」寶林道：「我也不能坐家欺人。」銀屏道：「名分不可紊亂。」

夫人聽他丫頭頗俐，笑道：「你們都不必過謙，兩個正是個對兒！」少刻，排上點心，寶林陪他坐下。這位小姐大方已極，毫不拘束，就同在家一樣進房來替夫人燒煙，乾娘長、乾娘短，談個不住，有說有笑，灑脫異常。飯後，就將隨來的侍女、老婆子都教回去，恐他們在此不便，所以不留一個。又到寶林房裡坐了一坐，低低問道：「我家二姐姐呢？」

寶林笑道：「他知道你來，躲著去了。」銀屏道：「怕我幹什麼？家裡姊妹，難道不見面的了？大姐姐，我同你去見見他，躲在那裡呢？」寶林笑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銀屏道：「好姐姐，告訴我罷！」寶林道：「在娘套房裡。」銀屏扯住寶林，要他同去，寶林道：「我去不便，他要怪我呢。不如你自去見他，我隨後再來。」銀屏笑著，來到夫人房裡，推開小格子要進去，夫人道：「他害臊呢，你別進去罷！」銀屏笑道：「家裡姊妹，怕什麼？」就走裡邊。過了屏風，走天井繞欄杆，一路賞簽，輕移蓮步，踱進雕窗，見琴書排列精雅非常，暗暗稱贊，果然是個雅人。

望了半天，尋不出門戶來，好容易摸到書架暗門，過去，迎面一架鏡屏掩著，推了幾下，巧巧推著關棧，自然閃開。銀屏一看，三個女郎，金妝玉裹，一色的打扮，圍著擲升官圖。三人見他進內，忙站起身。銀屏看那三個，個個美貌，不知那個是的。原來寶珠雖去過許府套房，因許夫人作事慎密，不容別人偷瞧，所以銀屏並未見過寶珠，還不認識。紫雲又是同寶珠一齊走的。也是不曾見過，只得問道：「誰是二姐姐？」紫雲笑道：「我們小姐在房裡呢！小姐裡邊坐罷。」

綠雲就打起大紅縐門簾，銀屏入內，見錦天繡地，翠羽珠簾，金碧交輝，說不盡十分華麗。寶珠坐在窗前，手裡拿著閒書消遣，見進來一個女郎，知道就是銀屏，把書放下，徐徐起身，粉頸發赭，垂頭而立。銀屏一看，心裡贊好，果然與眾不同，竟是無雙絕世！笑迷迷的走到面前道：「我的嫂子，你躲我什麼？也被我尋著了！」

寶珠羞得回答不來。紫雲進來送茶，笑道：「小姐請坐，我們小姐面嫩得很呢。」銀屏道：「那我不管，誰教他躲我呢？我哥哥特地教我來瞧瞧的。」說著，大笑不止。紫雲請他坐下，寶珠只好也坐下來，還是低頭不語。倒是紫雲陪他談談，銀屏夾七夾八的，說笑不住。寶林進來，請他出去坐罷。不知銀屏走是不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